

对克里普克先验偶然命题的辩护

龙小平

(电子科技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54)

摘要:在《命名与必然性》中,克里普克论证了“一米等于S在时间 t_0 时的长度”是一个先验的偶然命题。因为,这是一个确定“一米”指称的定义,因而是一个先验命题;克里普克还从两个方面论证了“一米等于S在时间 t_0 时的长度”是一个偶然命题,其一是这只有通过确定指称给出一个定义,所以该命题不是必然的;其二是通过指出“一米”是严格指示词,而“S在时间 t_0 时的长度”是非严格指示词,所以该命题是偶然命题。

关键词:克里普克;先验偶然命题;巴黎标准尺

中图分类号:B81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8)02-0059-04

存在先验的偶然命题吗?在克里普克之前,哲学家普遍认为,先验的就是必然的,而后验的就是偶然的。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中一反传统地指出,存在着先验偶然命题。他说:“先验性概念是一个认识论概念。……,必然性概念……而是形而上学概念。”^{[1]13-15}“‘必然的’和‘先验的’这两个词在用于陈述时就不是明显的同义词。”^{[1]17}在他看来,既然我们认识到“必然性”和“先验性”并非两个外延相同的概念,必然命题和先验命题并不是不可分的,那就应当承认既可能有后验的必然命题,也可能有先验的偶然命题。这即是说,必然真理可以通过后验的方式发现,偶然真理也可能是先验地得知的。本文拟对克里普克的先验的偶然命题进行考察。

克里普克给出了维特根斯坦的“巴黎标准尺”的例子来说明存在先验偶然命题。他说:“‘棍子S是一米长’这个陈述是一条必然真理吗?当然它的长度随时间不同而可能变化。我们可以通过规定,一米就是在某确定时间 t_0 是S的长度。这样一来就使这一定义变得更加精确了。那么棍子S在时间 t_0 时是一米长就是一条必然真理了吗?那些认为人们所先验认识的任何事情都是必然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米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棍子S

在时间 t_0 时是一米长。这是一个必然真理。’但是在我看来,没有任何理由可得出这个结论,即使是在使用上述关于‘一米’的定义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他(维特根斯坦——引者注)对这个定义的使用并没有给出他称之为‘米’的那种东西的意义,只是确定它的指称而已。”^{[1]33-34}在这里,克里普克区分了给出一个表达式的意义和确定表达式的指称,它们都是定义形式,但却是不同的定义形式,有着不同的特征。当我们提供一个二选一的表达式或短语 β 时,我们在定义中给出了表达式 α 的意义,以至于 α 和 β 是同义的。“雌狐是母狐”是如此一个定义的实例。另一方面,当我们提供一个表达式或短语 β 时,这决定着该对象是 α 所指向的,我们在定义中确定了表达式 α 的指称。例如,如果我设定了一个温度系统,我可能确定“100℃”作为水在海平面上的沸点的温度。在这里,我通过确定指称提供了“100℃”的定义。在这两类定义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当我们借助 β 给出了一个表达式 α 意义时,那么 α 是 β 将是必然的。像“雌狐是母狐”就是必然的。但是当我们通过确定指称给出一个定义时,那就不是必然的,就像“一米”的例子。

克里普克继续说道:“在短语‘一米’和短语‘在时间 t_0 时S的长度’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直观的区别。第一个短语是要严格指示在所有可能世界中的一个确定的长度,这个长度在实际世界中凑巧是

* 收稿日期:2007-10-22

作者简介:龙小平(1968-),男,江西万载人,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逻辑哲学。

棍子 S 在时间 t_0 时的长度。另一方面,‘在时间 t_0 时 S 的长度’则并不严格地指示任何东西。在一些非真实的情形下,如果对棍子施加各种压力和张力,它就可能变长或变短。”^[2]“在这个非真实的陈述和把一米定义为‘在时间 t_0 时 S 的长度’之间没有什么矛盾,因为如对这个‘定义’作适当解释,它就不是意指‘一米’这个短语与‘在时间 t_0 时 S 的长度’这个短语是同义的(即使是在谈论非真实的情形时也是如此),而是意指,我们已通过规定‘一米’是一个关于某个事实上正是在时间 t_0 时 S 的长度的严格指示词确定了‘一米’这个短语的指称。因此,这种做法并不能使 S 在时间 t_0 时是一米长这一点成为必然真理。事实上,在某些情形下, S 并不是一米长。因为一个指示词(‘一米’)是严格的,而另一个指示词(‘在时间 t_0 时 S 的长度’)却是不严格的。”^{[1]35}可见,“一米等于 S 在时间 t_0 时的长度”是一个偶然命题。

由此可见,克里普克给出了两个理由表明“一米等于 S 在时间 t_0 时的长度”是一个偶然命题。其一就是通过区分“给出一个表达式的意义和确定表达式的指称”两种不同的定义形式,论证了:通过“确定表达式的指称”给出的定义不是必然的,如“一米等于 S 在时间 t_0 时的长度”。“给出一个表达式的意义”和“确定表达式的指称”两种定义方式确实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必然的,后者是偶然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其二是通过“‘专名是严格指示词,在所有可能世界里指称同一对象;而摹状词是非严格指示词,在不同可能世界,其所指是不同的”,来说明由专名和摹状词而构成的先验命题是偶然的。关于“严格指示词”有一些质疑,但是,我们认为,在《命名与必然性》中,严格指示词作为一种“自然的直觉”,是不需要证明的,因为它是一种严格的语义约定的结果。

他接着又陈述了这个命题是一个先验命题。他说:“那么对于某个通过指称棍子 S 来确定米制的人来说,‘在时间 t_0 时棍子 S 是一米长’这个陈述的认识论意义是什么呢?这似乎就指他先验地认识了它。因为,如果他用棍子 S 确定‘一米’这个术语的指称,那么作为这种‘定义’的结果(这个定义不是一个缩写的定义或者一个同义的定义),他就是未经进一步研究而自动地知道了 S 是一米长。”^{[1]35}由此,克里普克也论证了“一米等于 S 在时间 t_0 时的长度”是一个先验真理。所谓先验真理,在克里普克看来就是“那些独立于任何经验而被认识的真理”,也就是说这样的真理不依赖于任

何经验的东西。或者说,一个对于 S 来说的先验真理就是这样一些陈述,这些陈述对于 S 来说是真的,并且这些知识对于 S 来说不依赖于任何经验的证据,如观察和经验等。最后,结合上面的论证,克里普克得出结论:在这个意义上,就存在着偶然的先验真理。

费奇指出:“我们这里应该注意:克里普克区分两类定义的这个例子的要点在于帮助他对摹状词的讨论,而不是提供一个先验偶然真理的说明。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克里普克没有把这个例子作为提供一个先验偶然真理的案例,克里普克在一个脚注中证明了他的主张是合理的。”^{[3]117}克里普克在脚注中所说的是:“但是,难道仅仅根据确定某个度量制,他就获得了关于这个世界的某种(偶然的)知识,认知了某种他以前从未认知的新事实吗?看来在某种意义上有理由认为,即使 S 是一米长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偶然事实,他也不能认知这一点。因此,有可能对先验的都是必然的这个观点重新阐述,以便将它从这种反例中拯救出来。”^{[1]42}应该说,费奇的这个看法是比较合理的,符合克里普克的本意。克里普克举出这个例子的目的首先在于说明摹状词理论的错误,其次当然也提供了一个先验偶然真理的例证。

克里普克在一个注释中还举了“海王星”的例子说明先验偶然命题。“人们认为,海王星是造成其他几个行星运行轨道发生误差的行星。如果勒威耶确实尚未观察到这个行星时就称之为‘海王星’,那么,他就是根据刚才提到的摹状词方式来确定‘海王星’的指称的。在那个时候,他即使通过望远镜也无法看到这颗行星。在那个阶段,‘海王星存在’和‘某个影响其他几个行星运行轨道的行星存在于某个位置上’这两个陈述之间就存在某种先验的实质性的等同,并且像‘如果有一些摄动是由某个行星造成的,那么它们就是由海王星造成的’这样的陈述也具有一种先验真理的意义。然而,这些陈述都不是必然真理,因为‘海王星’是作为一个严格指示某颗行星的名称被引入的。勒威耶完全可以相信,如果海王星在一百万年之前就撞离它的轨道,它就不会造成任何这类摄动,甚至可能是由另一个客体来取代它而造成摄动的。”^{[1]38}从以上可以推知,“海王星就是那个影响其他几个行星运行轨道的、存在于某个位置上的行星”是一个先验偶然命题。因为,“海王星”是一个严格指示词,而摹状词“那个影响其他几个行星运行轨道的、存在于某个位置上的行星”是一个非严格指示词。在某

个非真实情形中,可能由另一个客体来取代海王星而造成摄动的。同样,在这个例子中也是通过确定指称给出“海王星”的定义,因此不是必然的。

—

有学者认为,克里普克关于“巴黎的标准尺一米长”是偶然命题的这个论证是不成立的。该说法如下:“他(克里普克——引者注)论证说,巴黎的标准尺(记为S)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例如加热、加压,或者相反,降温、降压),会有不同的长度,而‘一米’却在所有可能世界中严格只指示某个确定的长度,比如说,这个长度在实际世界中凑巧是棍子S在时间 t_0 时的长度。因此,‘S是一米长’可以为假是偶然的。但是如果我们始终记住这样一点:巴黎标准尺为‘一米’提供定义和标准,那么克氏所说的这种情况就永远不可能发生,因为‘一米’的长度是由‘巴黎标准尺’规定的,因此,巴黎标准尺有多长,‘一米’就有多长;前者发生改变,后者就跟着改变;两者的长度永远保持同一。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前者在不同的情况下指示一个不同的长度,而后者却严格指示一个固定的长度,如此一来,‘巴黎的标准尺’还成为‘一米’的定度和标准吗?!如果“巴黎的标准米尺一米长”这个句子作为定义是先天的,那么它也就是必然的,而不可能像克氏所说的那样是偶然的,这个句子不能被用作‘先天偶然命题’的范例。”^[4]

这种看法确实指出了克里普克在论证中所存在的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那就是‘一米’不可能在所有可能世界中严格指示一个相同的长度,因为我们要论证“巴黎的标准尺是一米长”是一个偶然命题,就是因为这一长度在不同的可能世界里将发生变化。不过我们认为,这个看法显然是误解了克里普克的意思。

我们认为,“一米”作为一个严格指示词,在这里并不因为它在不同的可能世界指示一个相同的长度,实际上它不可能指示相同的长度。这一点克里普克是清楚的。而是因为“一米”是一个专名,因而是一个严格指示词。其实,克里普克在谈到“一米”严格指示在所有可能世界中的一个确定的长度时,还附加了一句“这个长度在实际世界中凑巧是棍子S在时间 t_0 时的长度”。可见,克里普克的“‘一米’指示一个确定的长度”,就他的意思而言,并不是一个在所有可能世界里都不变的长度,而是变化的长度,它随棍子S的变化而变化。一米的长度在不同可能世界可能不同,但尽管它的长度不同,它

都叫“一米”,是一个作为严格指示词的专名。就像一个人的名字是专名,比如“亚里士多德”这个名字,在每一个可能世界里,“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所指个体不可能在所有特性上是一样的,是要发生变化的。可能这个个体在一个可能世界里是哲学家,在另一个可能世界是木匠,但是,不管如何变化,它都是亚里士多德。同样的道理,“一米”所指的长度要随可能世界而变化,但不管如何变化,它都是一米。由此,“一米”是一个严格指示词。可见克里普克的“‘一米’严格指示在所有可能世界中的一个确定的长度”意思并不是指示“一个相同的长度”。

“一米”是一个严格指示词,而“巴黎标准尺在时间 t_0 时的长度”却是一个非严格的指示词。虽然“一米”的长度是由“巴黎标准尺”规定的,但“巴黎标准尺”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是不同的,例如加热、加压,或者相反,降温、降压,其长度会发生变化。因此,“巴黎标准尺”在不同的时间环境条件下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一米”可能等于“巴黎标准尺在时间 t_1 时的长度”,“巴黎标准尺在时间 t_2 时的长度”,……如此等等。“一米”等于“巴黎标准尺”在哪一个时间的长度具有偶然性。所以,“巴黎的标准尺一米长”只是一个偶然命题。

因此,以上观点显然是误解了克里普克的论证,从而把“‘一米’严格指示在所有可能世界中的一个确定的长度”理解为这个长度在每一个可能世界里都是一样长的,忽视了“这个长度在实际世界中凑巧是棍子S在时间 t_0 时的长度”的说明。既然我们可以承认,亚里士多德这个个体在不同的可能世界里会发生变化,但它都可以叫“亚里士多德”,所以,“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专名,在每一个可能世界它严格地指示相同的个体(其实这个个体不可能在每一个可能世界完全一样)。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一米在每一个可能世界里虽然长度会发生变化,但都是“一米”,所以“一米”是一个专名,在每一个可能世界它严格地指示一个确定的长度(这个确定的长度当然不可能在每一个可能世界完全一样)。

否认“巴黎的标准尺是一米长”是一个偶然命题的看法还存在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区分“给出一个表达式的意义”的定义和“确定表达式的指称”的定义,其实这两种给出定义的方式有着重要的区别。就像克里普克在文中指出的:维特根斯坦“对这个定义的使用并没有给出他称之为‘米’的那种东西的意义,只是确定它的指称而已。他用这个概念来确定指称。他想标示出某一段长度。他以某种偶然的特性来标示它,即有这么长的一根

棍子。其他的人能以另一个偶然的特性来标示同一个指称。然而不管怎样,即使他用这个来确定他的长度标准,即一米的指称,他仍然能够说,“如果在时间时给这根棍子加热,那么在时间时棍子S就不会是一米长了。”^{[1]34}“给出一个表达式的意义”的定义应该具有必然性,因为这种对意义的概括不可能在每一个可能世界发生变化。而“确定表达式的指称”的定义却是偶然的,因为这是以某种偶然的特性来概括这个指称,其他的人则能以另一个偶然的特性来标示同一个指称。所以,该说法混淆了“给出一个表达式的意义”的定义和“确定表达式的指称”的定义,把“‘一米’等于‘S在时间 t_0 时的长度’”理解为“给出一个表达式的意义”的定义,其实这是一个“确定表达式的指称”的定义,因而该说法是错误的论证。因此,我们认为,“巴黎的标准尺一米长”是个偶然命题是很直观的一个认识,选择如此的一根棍子作为一米长的标准其实就是一个偶然的事实,可能对这根棍子加热、加压,或者相反,降温、降压,其长度就会发生改变,甚至也可能选一根另外长度不同的棍子作为一米的标准。所以,“‘一米’等于‘S在时间 t_0 时的长度’”是一个偶然命题是一件无可怀疑的事实。关于“海王星”的命题是一个偶然命题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这里不再赘述。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巴黎的标准尺一米长”不是一个先验命题,观点如下:“一个人可能有对于一个仅仅偶然存在的对象的先验知识吗?这部分依赖于一个人宽泛地还是狭义地使用‘先验的’这个词项。有些人用这个表达式意指这样的知识,即这种知识的获得没有任何外在的经验证据。一个人对于头疼的认识(也对个体存在)将作为一种先验知识,因为这种知识的获得没有任何外在的经验证据。其他的人用这个表达式去排除无论什么样的外在的经验证据,包括一个人自己内在状态的观察。克里普克用‘独立于任何经验’这个短语,但这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很明显一个人必定对于所有认识都有一些经验。……一个人不可能先验地认

识: x 存在假如 x 是一个偶然存在的对象。因为‘S在时间 t_0 时是一米长’这样的真陈述似乎依赖S的存在,不可能恰好这个陈述就被琼斯作为一个先验命题而认识。……现在许多哲学家,包括我,对于这样一个例子作为一个先验偶然真理的例子感到困惑。”^{[3]118-119}这段话的意思大致是这样的,对于先验性至少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为“先验知识的获得没有任何外在的经验证据”;一种理解为先验的即“排除无论什么样的外在的经验证据”。实际上,独立于任何经验的知识是不可能的,每一个人的认识多多少少都包含一些经验的内容。我们不可能对于一个偶然存在的对象具有先验的认识,所以,“S在时间 t_0 时是一米长”不可能被人,比如恰好被琼斯作为先验的认识。实际上这个观点就是否认“S在时间 t_0 时是一米长”是一个先验命题。

对于“先验的”这个词项的理解肯定有差异,但是,“S在时间 t_0 时是一米长”作为一个先验命题是不容置疑的。一个先验真理是独立于任何经验的,这不是相对于每一个人而言,而是相对于整个人类的认识而言的。在没有“巴黎的标准米尺”的情形下琼斯有可能是借助于经验而获得“S在时间 t_0 时是一米长”的认识吗?不可能。“S在时间 t_0 时是一米长”是一个语义公设,它不可能是通过经验而得。所以,对于每一个人,包括琼斯,“S在时间 t_0 时是一米长”都是一个先验真理。当然你可能在经验中知道一米(在标准确定以后)是多长,但是不可能在经验中获得“S在时间 t_0 时是一米长”这样的认识,因为如果你不使用“巴黎标准尺”这个标准,怎么知道“S在时间 t_0 时是一米长”。

参考文献:

- [1] 克里普克. 命名与必然性[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 [2] Saul A Kripke, Naming and Necessity[M].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1980. 55.
- [3] G. W. Fitch. Saul Kripke[M]. Acumen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 [4] 陈波. 逻辑哲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26.

责任编辑 刘荣军

Defending Kripke's Priori and Contingent Propositions

LONG Xiao-ping

(The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Sichuan 610054, China)

Abstract: In Naming and Necessity, Kripke argues that “S is one meter long at t_0 ” is a priori, contingent proposition. “S is one meter long at t_0 ” is a definition to fix the reference of one meter, so it should be a priori proposition. Kripke also demonstrates that “S is one meter long at t_0 ” is a contingent proposition from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this statement only gives a definition by fixing reference, which means the proposition is not a necessity; and on the other hand, “one meter” is a rigid designator, but “The length of S at t_0 ” does not designate anything rigid.

Key words: Kripke; priori and contingent proposition; the Paris standard meter